

民主，還是和平？台灣政黨如何看待俄烏戰爭

[按：本文改寫自何明修與陳薇安一篇即將刊行的文章：Ming-sho Ho and Wei An Chen, forthcoming, “Solidarity, Democracy, or Peace? Diverging Taiwa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Russo-Ukrainian War Across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Parties.” *China Information*.]

俄烏戰爭加劇了台灣對地緣政治的關切，本文關注台灣主要政黨如何回應此戰爭。我們蒐集了各政黨在官網與臉書專頁上發表的聲明與貼文，觀察期間涵蓋自俄羅斯入侵後的六個月，至2022年8月23日止，共取得91份聲明。其中包括民進黨15則、國民黨8則、民眾黨8則、時代力量44則，以及新黨16則。我們沒有納入時代力量、綠黨與其他政黨，因為其聲明量不足，無法進行分析。

我們關注各政黨聲明下列之兩個面向：第一，台灣在面對強大鄰國的威脅下，是否具備如同烏克蘭般的「防衛決心」？正是烏克蘭人民堅定不屈的抗戰意志，使普丁初期的併吞計畫受挫，而民主陣營的持續支援也成為烏國長期抵抗的重要後盾。第二，則是所謂「戰爭迫近感」，即各政黨如何評估中國是否可能仿效俄羅斯，發動突襲式攻擊。這個面向直接回應台灣是否會成為「下一個烏克蘭」的緊迫疑問。我們為這兩項指標各設計五個子項，建立細緻的評估量表。

針對「防衛決心」，我們從五個問題切入，逐一分析各政黨的公開聲明。

- (1)「嚇阻是否是應對入侵最有效的策略？」
- (2)「如果台灣遭到入侵，我們是否應該信任其他民主國家的支援？」
- (3)「台灣是否應該加強國防，以應對可能的入侵？」
- (4)「台灣是否應該提升社會共識來抵抗入侵？」
- (5)「強化自我防衛是否應優先於兩岸談判以確保和平？」

同樣地，「戰爭迫近感」量表包含以下五個項目：

- (1)「台灣的情勢是否可與烏克蘭相比？」
- (2)「台灣是否面臨威權主義入侵的風險？」
- (3)「中國是否被視為潛在的威權入侵來源？」
- (4)「人們是否對當前兩岸關係的擔憂正在升高？」
- (5)「全球的民主國家是否都面臨威權擴張的類似挑戰？」

我們透過內容分析法(content analysis)來分析所收集的聲明，對每一個問題賦予數值。這兩個量表的分數是透過五項組成題目的得分加總而得。以下是兩個量表的得分結果。

表 1: 防衛決心之量表

題目	基進黨	民進黨	民眾黨	國民黨	新黨
(1)	1	1	0.5	0	0
(2)	1	1	0	0	0
(3)	1	1	1	1	0
(4)	1	1	1	0	0
(5)	1	1	1	0	0
總分	5	5	3.5	1	0

表 2: 戰爭迫近感之量表

題目	基進黨	民進黨	民眾黨	國民黨	新黨
(1)	1	0	0	0	1
(2)	1	1	1	1	1
(3)	1	1	1	0.5	1
(4)	1	0	0	0	1
(5)	1	1	0	0	0
總分	5	3	2	1.5	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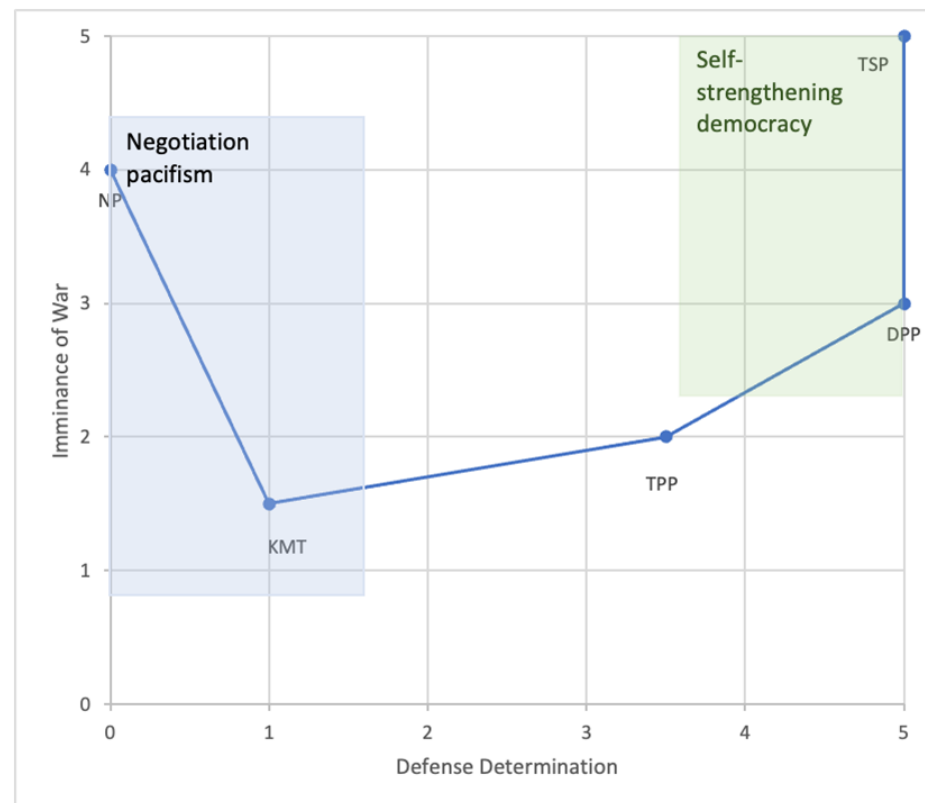
五個政黨依照統獨光譜從左到右排列於表格中。顯而易見，三個主流政黨（民進黨、國民黨與民眾黨）在戰爭迫近感上的看法較為一致。然而，在防衛決心上的立場，民進黨與國民黨之間存在明顯差異。這種落差恰好反映出台灣政壇的主要分歧：各政黨提出不同的安全強化策略，或主張加強防衛（民進黨），或訴求真誠對話（國民黨）。

兩個小黨位於政治光譜的兩端，構成一組有趣的對比組合。主張台灣獨立的基進黨與主張統一的新黨都強烈強調戰爭迫在眉睫，顯示他們有意藉由危機語言來吸引政治關注。可預見的是，他們所提出的應對方式大相逕庭：基進黨主張提升防衛能力，而新黨則毫無自我防衛的意圖。

圖三根據兩項量表的得分，將五個政黨置於一個二維圖表中。乍看之下，在戰爭迫近

感與防衛決心之間呈現某種 U 形關係。然而，若暫時排除兩個小黨（基進黨與新黨），在三個主要政黨（國民黨、民眾黨與民進黨）之間，則可以觀察到一種正向且線性的關係：對戰爭威脅感知越高，防衛意志也越強。

圖 3：五個政黨的位置圖



台灣政治人物發展出各式各樣的觀點，反映他們在統獨光譜上的立場。兩岸政策取向的差異構成了台灣最主要的政治分歧，導致各政黨對這場遠方戰爭的詮釋也有所不同。主張台灣主權與自主的政黨，將此武裝衝突視為對自由與民主的英勇抗爭；而重視與中國大陸維持和平關係的政黨，則強調戰爭的暴力與殘酷。

我們將民進黨與時代力量的聲明歸類為「自我強化的民主」(self-strengthening democracy) 取向，而將國民黨與新黨的言論歸入「談判和平主義」(negotiation pacifism)；民眾黨作為中間派，尚未形成完整明確的政策方向。

「自我強化的民主」框架認為當前的衝突應歸咎於擴張主義獨裁者，他們試圖透過領土主張來改寫國際認可的國界。無論是出於收復失土的復國主義，還是來自自我膨脹的民族主義，這些未受約束的獨裁政權已對自由民主構成全球性的威脅。該框架採取現實主義的觀點，認為唯有透過充分備戰才能避免戰爭。因此，提升國防實力、與理

念相近的國家建立聯盟、展現抗敵決心，是維護和平的必要條件。為了嚇阻潛在侵略者的妄動，凝聚國內對自由價值的共識——包括人權與政治自由——也至關重要。公民須理解，民主生活方式不是理所當然的，而是歷經艱苦取得的成果，必須時時防衛，即便可能需付出巨大代價。

相反地，「談判和平主義」框架則將和平置於自由之前。它採用現實政治觀點，承認大國競爭的不可避免。小國若在強權競爭中妄自挑釁，將難逃滅頂之災。弱勢一方的過度挑釁極易引發衝突並帶來毀滅性後果，使得自我克制成為一種道德責任。既然抵抗被視為徒勞無功，和平唯一的途徑就是善意的對話，即便這意味著可能須接受屈辱性的條件。這種和平主義立場試圖喚起人們對生存的本能恐懼，將焦點放在死亡、財產損失與人身安全的保障上。

作者：何明修 特聘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